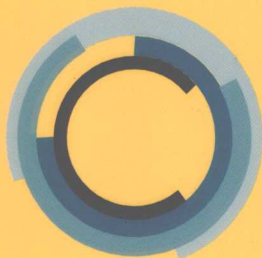


◀ 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 ▶

新闻学：世纪性开拓与重建

郝 雨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影视传播教育高地项目
上海市传播学重点学科资助

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

新闻学：世纪性开拓与重建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学:世纪性开拓与重建 / 郝雨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11

(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

ISBN 978-7-309-06942-6

I. 新… II. 郝… III. 新闻学-研究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3056 号

新闻学:世纪性开拓与重建

郝 雨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李 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66 千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6942-6 / G · 857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新闻本质问题的理论发掘	11
第一节 宏观整体性的新闻本质阐释	11
第二节 多维视角下的新闻本体认识	16
第二章 关于新闻特征的重新研究与表述	30
第一节 新闻特征三个维度	30
第二节 新闻特性的新的表达	32
第三节 新闻特征重新表达的意义	38
第三章 新闻价值的多义性诠释	41
第一节 关于新闻价值概念的争议	41
第二节 新闻价值内涵新解	47
第三节 新闻价值理论分层解析	50
第四节 新闻价值理论的延伸	59
第四章 新闻起源研究的学术考辨	61
第一节 新闻起源研究的意义	61
第二节 西方新闻学家较早提出的新闻起源观	62
第三节 我国新闻学界历来的不同观点	66
第五章 新闻永远不可放弃的人文精神	71
第一节 人文精神的真正“精神”	72
第二节 历来传媒与人文精神	74
第三节 人文精神：21 世纪媒体之魂	79

第四节 传媒人文精神现状批判	83
第五节 关怀普通人的命运与精神	90
第六章 新闻传播规律的系统研究	95
第一节 “让事实说话”与新闻事象化规律	95
第二节 “第一时间”与新闻的时态规律	101
第三节 新闻传播的涵化规律	109
第四节 提高新闻价值的规律	114
第七章 新闻效果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119
第一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独特发现	119
第二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回顾	121
第三节 第三者效果研究的启示和未来	125
第八章 受众能动性及受众中心论	130
第一节 受众研究视角的变迁	131
第二节 能动性受众研究解析	134
第三节 建立对话性的和谐传受关系	141
第四节 依存与制约：传—受互动的意义	144
第五节 互动：媒体如何让受众做主	161
第九章 新媒体发展与新理论建设	167
第一节 数字媒体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167
第二节 “媒介的延伸”与“媒介功能的延伸”	170
第三节 新媒体时代的传媒公信力	179
第十章 新闻理论哲学化体系的建构与探索	193
第一节 一个世纪性问题的提出	193
第二节 一个核心概念的发现	194
第三节 一个全新的理论构架	197
第四节 精神超越与人的创造性体现	201
第十一章 跨学科理论的借鉴	205
第一节 “关怀伦理”与女性新闻报道	205

第二节	本体心理学的“倾斜屏”与新闻传播	217
第三节	情商在提高新闻效果中的作用	221
第十二章	抵制虚假新闻中的理论问题	227
第一节	假新闻的泛滥及对“人”的伤害	227
第二节	新闻真实的软性杀手——“类虚假新闻”	233
第三节	“类虚假新闻”的类型	234
第四节	“类虚假新闻”产生的根源与土壤	237
第五节	如何防止和抵制“类虚假新闻”	241
第十三章	传媒市场化进程与新闻理论发展	245
第一节	我国传媒市场化的历史进程	245
第二节	强大经济力量覆盖下的新闻理论思考	249
第三节	新闻如何更好地为人服务	253
第十四章	新闻批评的理论探讨	255
第一节	当代媒介批评的缺席与失语	255
第二节	媒介批评的深层意义探寻	259
第三节	媒介批评的人文态度与立场	263
第四节	西方媒介批评方法参照	268
第十五章	新闻理论教学改革的立体化思考	277
第一节	新闻理论教学如何超越概念+定义模式	277
第二节	课堂模式的新探索	281
第三节	考试改革的尝试	282
参考文献		285
后记		289

绪 论

自20世纪初新闻学在中国正式诞生,直到今天,不仅在纯粹的时间意义上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而且从社会体制上看也最少走过了两个时代,尤其在媒介形态与载体上更是经历了多种媒介形式和技术手段的演变。那么,起码有着一百年发展历史的中国新闻学,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之时,又面临着什么样的要求,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这可以说是每个新一代的新闻学者都必须考虑和回答的问题。新闻学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需要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要求,尤其是要根据新的媒介环境和受众需求加以发展变化。否则,新闻学就会大大落后于新闻实践,以致完全失去理论先导的意义。费尔巴哈曾经说过:“作为起源,实践先于理论;一旦把实践提高到理论的水平,理论就领先于实践。”^①这话实际上阐明了有关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那就是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于全部的人的实践与社会存在具有相对的超前性。因此,新闻理论要在新的世纪中保持自己对于实践的先觉地位,并且永远能够具有指导新闻实践的意义,就必须首先能够在整体上以及基本观念上与时俱进。本书就旨在较为系统和全面地探讨新闻理论的整体性突破和创新的问题。

一、新闻学:在21世纪的起点上

新世纪之初,笔者曾经就新闻学的总体发展问题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题目是《新闻学:绝望与新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头条转载)。文中的许多观点在当时也许还很不成熟,但笔者的初衷却是要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极力呼唤新闻学的整体以及根本性的突破。

^① 转引自童兵:《理论新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笔者在文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已经走过近百年的新闻学,正面临着新的世纪革命性的挑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虽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正如许多新闻学者所反复谈到的,近20年来,我们在新闻研究方面思路的单一、方法的陈旧、观念的老套,依然使得我们的新闻学无法走出最传统的理论范式和框架。尤其是从一个全新的世纪性的学术高度来看,我国的新闻学科如果不能形成不同体系和理论框架的众多的新闻学流派,新闻学作为一个科学学科的真正成熟也是值得怀疑的。

其实,对于当今的任何学术研究来说,必须首先确立的一个思想基点就是,当同一个太阳在太平洋的基里巴斯岛完成了世纪的和千年的交接,它所表明的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时间意义或者整数意义上的年代的跨越,它同时也就给21世纪的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就是:21世纪,这个崭新的世纪,究竟将会与20世纪有何根本的不同?20世纪,人类几乎在所有的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而到了21世纪,也就是经过了一个百年之后,我们将如何面对?说得更加直接一些,人类对20世纪的全面超越,究竟应该从何做起?笔者认为,在许多领域和问题上,打破旧有的范式以及从整体上建设全新的范式,都是走向超越的首要一步。

任何一种理论形态总是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的,新闻理论当然也是如此,同样需要在实践中和历史发展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对于我国的新闻理论界来说,由于我国新闻理论的建设本来就起步较晚,而且中间又曾经遭遇到极“左”政治路线的摧残和干扰,所以一直发展比较缓慢。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理论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尤其是成规模、成体系的新闻理论专著和教材出版了上百部。但是,总体来看,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仍有待更大面积的全方位突破。

进入新千年之后,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传媒作为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也突飞猛进。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系列新的课题和主题开始凸显,比如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范畴的界定、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念多大程度能应用于中国的新闻实践、传媒科技的双面

性,以及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传播如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等等。这些思潮的碰撞与交汇,形成了新世纪以来的学界大讨论局面,这个时期的成果百家争鸣、视角多元。此后,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从呼吁到进一步付诸实践,关注我国现实环境下新闻传播发展的成果有了较大的拓展和丰富。

在这个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下,21世纪初的每一年,理论新闻学的研究都在因时而变,每一年出版的新闻学专著和教材,都带有浓重的时代特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一些:

2001年,李良荣的又一部《新闻学概论》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这可以说是我国新世纪中的第一部新闻学教材。李良荣先生在该书的后记中特别说了这么几句话:“屈指数来,我已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本科生上了20年的《新闻学概论》课,……20年来我先后写过四本《新闻学概论》方面的书。本书是在原先几本《新闻学概论》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①该书内容的确较前有了很大的丰富和修正。而童兵、林涵的《20世纪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内容方面承前启后的特征很明显,该书以新闻学历史发展为线索,对20世纪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把握得非常详尽。

2002年,丁柏铨的《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特别关注“入世”对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影响,在传播学的视域中谈新闻学,内容侧重传媒的属性、市场条件下新闻功能的调整等等。

2003年,又出现了一些变化,有些专著避开了前两年泛化新闻学、哄谈传媒经济的热潮,转而回归新闻系统本身。刘建明的《当代新闻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知识背景深厚,注重学科的前沿性和系统性,强调阐释原理、演绎学说体系,旨在建立新型的新闻理论体系。邵志择的《新闻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内容从新闻最基础的载体——信息、语言符号等层面谈起,并进一步围绕新闻价值、新闻事业、新闻的传受双方、新闻的

^①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特性及其与社会其他系统的关系展开,基本框架和内容结构没有太多的旁逸斜出。

2004 年的理论新闻学专著,本土化的追求更加明显。以蔡铭泽的《新闻学概论新编》(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第二版)为例,明显是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下讨论新闻实践。比如认为“新闻传播事业是横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之间的特殊事业”、“党性原则是新闻传播事业的基本原则”,提倡“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以及贯彻“社会主义新闻道德建设”等等。

2005 年,杨保军的《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3 月版),立足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新闻传播的构成做了多角度的解剖,并从传播规律的高度,对整个传播过程进行透视、概括和总结。该教材尤其从哲学层面上阐释了新闻事实世界与新闻符号世界的关系,告知读者,新闻式的事实认知,只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新闻实质上简化了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里认识世界、感受世界。郑保卫的三卷本《新闻长思录》,由人民出版社于 2005 年 3 月出版,本土理论新闻学的体系架构渐趋完善。三卷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第一卷),又有对“新闻学基础理论”的探讨(第二卷)以及对“新闻热点与前沿问题”的思索(第三卷)。内容既涉及新闻学基本原理、新闻工作基本原则、新闻事业基本规律、新闻伦理、新闻法制、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方法、通讯社研究等新闻理论的一般规律,又涉及信息公开、舆论监督、新闻法制、职业道德、党报改革、都市报发展、新媒体现象、传媒集团化建设等我国当时的新闻热点问题。

2006 年新闻理论方面有三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杨保军的《新闻活动论》、《新闻真实论》和陈作平的《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其中,《新闻活动论》是对新闻基础理论问题比较系统的思考和研究,以新闻活动范畴为主线,通过严密的逻辑结构对新闻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书中不仅阐述了一些已经具有基本定论的东西,而且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并对理论新闻学在当代中国面临的处境和基本发展状况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新闻真实论》是构建理论新闻学体系的厚重之作,作者从对新闻真实的本质

分析入手,考察了新闻真实的构成及新闻真实的特点,重点探讨了新闻真实实现的实质、途径、方法以及虚假新闻的防治问题,然后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新闻真实实现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最后论述了新闻真实的社会意义。书中资料翔实而丰富,对于新闻理论研究与实践,尤其是虚假新闻的防治等问题有着很好的现实意义。《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与超越)》共分三大部分,作者首先对我国新闻理论基本范式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然后对新闻实践活动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对新闻传播实践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运动发展的角度揭示了新闻实践活动的演化机制;最后从哲学层面阐述了对人类新闻实践活动终极走向的洞见。书中新闻理论的框架与以往的新闻理论著作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新闻理论新体系的建构上有着新的突破和创新。

从以上对 21 世纪初理论新闻学专著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内新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走线图:从长期的传媒意识形态化到新闻本位的回归,从唯新技术是瞻到对其两面性的认识,从大谈西方传播学到本土化新闻学建设的深入,从抛开新闻说传播到致力于两者的兼顾,这应该说是—个学科逐渐走向更加理性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二、走出“前科学”状态与寻求全面突破之路

我国现行的新闻理论的总体面貌,尤其是作为高等院校新闻专业教科书的新闻理论,基本上都还坚持着传统的《新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而面对当今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一些学者一再呼吁,这样的状况应该有所改变,况且我们的新闻理论研究界也的确还存在着如童兵先生所指出的“低层次重复”的现象^①,也有人将我国现今的新闻理论称为“前科学”状态。

从根本上说,新闻学研究的整体突破,必须引入更能适合于其深入下去的理论依据和视角。正如邵培仁教授所强调的:“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

^① 童兵:《理论新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 页。

一出路。”^①本书认为,在寻求新闻学整体超越与重建的方向和目标上,我们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和入手。

1. 从理论的纵深度上向前推进一步

理论作为对于世界的科学认识,总是有着不同的层次、角度和深度的。对于每一个具体的理论领域来说,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也就需要从各个不同的层次以及角度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这样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学术理论不断发展和延伸的过程。然而,近百年来,我们的新闻学在理论的深广度上,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视野和学术层面上平行滑动的。新闻理论一直较为缺乏那种具有高度穿透力的超越式揭示和阐释。按照一般的学术规则,在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中,只有首先对该学科的根本性质做出准确的阐释,其整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也才能有最基本的内核,该学科的研究也才能顺理成章,并且真正进入较深层次的理论形态。而就我们的新闻理论的研究来看,虽然自从我国出版了新闻学的第一部专门著作以来,我们的新闻学家们就在不断地探讨和回答“新闻是什么”这样的本质问题,但是,从纯粹的学术高度来看,我们的新闻学界不仅对于新闻本质问题一直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揭示,而且至今没有得出一个完全为大家所公认,或者完全被理论家所一致认定的新闻的定义。所以,对于从根本上说“新闻是什么”的问题,我们的新闻理论至今都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的。况且,简单化地给新闻下一个定义,也实际上仍然跳不出直接面对研究对象,而停留在新闻的具体职能和作用等意义层面上,表面地做外在的直观描述的藩篱。例如,大家能够大致认可的定义为“新闻是最新事实的报道”,这其实最多只是说明了一条具体的新闻报道属于这种意义上的新闻,而从整体上和宏观上来看“新闻”到底“是什么”,它却没能作出回答。因而,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种真正符合科学规律的方法,使新闻理论的研究确实超越原有的地平线,从而走向一个具有新世纪高度的研究境界。这就是首先要解决对于新闻本质的深层次阐释的问题。而作为新闻理论所应当重点解决的问题,恰恰是要从根本性质上对于

^① 邵培仁、叶亚东：《新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新闻是什么给出更加深入和透彻的解答。所以,我们的新闻理论必须更进一步地把新闻“是什么”的问题,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一层一层地加以分析,犹如剥葱一般”^①,从理论上真正说清楚。本书的研究,就力图首先从此入手,对于新闻学中的所有相关问题,从理论上更进一步地加以研究和阐发。

2. 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学科交叉开拓理论视野

不同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是 21 世纪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学科交叉研究、把不同学科的理论相互借鉴和综合利用,是科学上产生重大发现的重要途径。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新的理论的增长点以至新学科的产生,都常常是由不同学科的彼此交叉、相互渗透而实现的。因此,学科的交叉、融合已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和重要方法之一。当代许多重大的科学问题往往很难归为单一学科的问题,更很难依靠单一学科加以研究和解决。我们当今面临的大量科学问题,多数是交叉性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多学科协同、交叉地加以研究和突破。如此说来,我们 21 世纪的新闻学,要取得整体性的突破和跨越,自然也需要大力借鉴、引入其他不同学科的理论 and 成果。例如,本书中引入本体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概念,从而提出了新闻影响力的一些新的看法;还参照西方女性主义中的关怀伦理学,研究了女性报道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特殊视点问题。

3. 根据新的媒介发展实际,提出新的概念和开创新的理论体系

麦克卢汉之所以认为媒介即信息,主要在于媒介发展会直接导致信息内容的重大变化,甚至有可能影响乃至决定整个社会的运行及演变。人类社会进入新千年以来,媒介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新的媒介形态及其环境为新闻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崭新的问题。因此,新世纪的新闻理论建设,必须面对新的媒介现实,立足于新的媒介环境,在体系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新闻价值的五要素,原来强调的只是一个新闻事实本身是否在客观上存在新闻价值的某些要素,即所谓“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新鲜性”等等,而在市场化、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第 113 页。

网络化的时代,新闻传播业已经由传者中心进入受众中心的时期,所以,新闻价值要素也就同样需要有新的衡量标准,新闻理论的整体建设必须与时俱进。

任何一种科学或者一门理论的实质性的发展,都必然是以一些新的概念的提出以及新的体系的诞生为最根本的标志的。所以有人认为,哲学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制造概念的活动,因而“哲学史的进展,也就表现为名词的进展”^①。而科学研究的新的概念的提出,又往往与人类社会的活跃程度以及人类文化整体的变革力度密切相关。当我们的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整个社会的生命力空前活跃,科学和理论的发展也就空前繁荣。而从根本上说,网络时代的到来,又首先是以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的革命性发展为先导的,那么,作为专门研究传播行为和传播现象的传播学以及新闻学,自然也就应该在理论和学术的创造上,走在时代和科学的前列。

所以,求得新闻学研究深入发展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是,首先把传播学理论全面引入新闻学研究之中,并且把传播学作为新闻学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石,并尽量吸收其他一些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全面革新和改造新闻学研究,从而建立一套更加科学和更具理论性的新闻学体系。

三、呼唤多元化中国新闻学派的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研究员何秉孟 2002 年在《文汇报》发表文章,题目是《理论创新须先培植学派》。文章特别强调:“在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上,学术界是否出现或形成不同学派,既是理论研究能否不断创新的必要条件,也是学术界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文章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科学,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探索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纷繁复杂、变化万千,作为对其运动规律的理论反映,既不可能是单一的,也不可能一次完成;再则,加上研究者知识水平、阅历不同,

① 严春友:《西方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各异,即使在同一时间、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会出现差异,在理论上形成不同的学术见解。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内不同学术观点、不同理论见解之间的争鸣、争论,是必然的,而且是达到真理性认识所不可逾越的步骤。”文章还说:“总结近些年的正反经验,我们不仅要严格区分政治行为与学术行为,坚持不用行政手段裁判学术是非,坚持‘三不主义’等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而且要精心地保护、扶植、培育学派,要鼓励确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创立学派;我们不仅要在学术领域保护、扶植、培育学派,而且要特别注重保护、扶植同现实联系密切的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法学、社会学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等学科领域中的学派。因为恰恰是这些学科领域的理论成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础性部件。这些学术领域的理论创新能力,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能力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所以,最关键的是要营造有利于这些学科领域中诸学派成长的环境。”可见,新闻批评和理论学派的建设,对于21世纪的新闻研究来说,同样是当务之急。

实事求是地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如前文所言,我们在新闻研究方面思路的单一、方法的陈旧、观念的老套,依然使得新闻学无法突破最传统的理论范式和框架。尤其是,如果不能形成不同体系和理论框架的中国化新闻学流派,新闻学的真正成熟也是值得怀疑的。因而,从更加理性和科学的新闻批评开始,大胆开拓思维,勇敢变革观念,积极探索新的科学化的方法,显然是使我们的新闻学在新的世纪取得根本性突破的重要途径。

2001年10月,戴元光、童兵、金冠军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童兵、林涵所著的《理论新闻学卷》,就是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全面总结和清理,也是对新闻学百年成果的全面检阅。该书不仅非常全面地总结了我国20世纪新闻学研究的状况,而且也系统介绍了西方新闻学的百年理论发展和一些新的学派,如“新新闻主义理论”、“调查新闻学”、“精确新闻学”、“发展新闻学”、“倡导新闻学”、“多视角新闻学”等。

20世纪以来,西方新闻研究与批评的诸多方法和理论,应该说

是给我们的新闻学派建设提供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论上的参照。而在已经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真正的中国化新闻学体系以及新闻学派的建立,还有待于我们独辟蹊径,另寻门路,通过不断的努力去实现。笔者曾经在一篇关于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文章中提出,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立,起码还要实现和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是从基本学术概念到整体理论框架的独立创造;第二是全面吸收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第三是传播学理论的哲学化提升;第四是中国化的传播学学派的建设。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对于中国化新闻学的建设当然也同样适用。那么,中国化新闻理论学派的建立,就更应该说是首要之举。就我国目前的新闻学研究状况而言,确实还看不出有什么学派产生的苗头,但是,一旦我们从理论上具有了这样的清醒,在以后的新闻学研究中能够不断进行一些更加自觉的探索,不同新闻学派的出现,就可以说不是很遥远的事情。而我们的新闻学理论的全面突破与发展,也就真正有了强大的根基。

第一章 新闻本质问题的理论发掘

对于任何领域的理论来说,首先给研究对象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当然是有利于人们更加便捷地了解和认识这一对象的。但是,对于对象更根本以及更深层次的认识,还有待于从理论上系统深入地讲清楚,对象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的新闻理论首先需要把新闻“是什么”的问题说清楚,并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阐释。

第一节 宏观整体性的新闻本质阐释

其实,对于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学科的科学研究的来说,定义法已经全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科学界对“科学是什么”的传统定义的怀疑。关于“科学是什么”,代表19世纪以来的传统观点是把它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但是,在现代科学学中,这个定义也受到了严重挑战。著名英国科学家、科学学创始人之一的贝尔纳认为,科学“不能用定义来诠释”,而“必须用广泛的阐明性的叙述来作为唯一的表达方法”。按照他的意见,科学可以取作若干主要形象,每一个形象都反映科学在某一方面所具有的本质,应当从它们全体中抽取科学的完整的意义^①。笔者认为,贝尔纳在这里不仅确定了对于“科学”作为一个学科本身的新的阐述原则,而且也道出了所有学科的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我们的新闻研究,尤其是对于新闻是什么的回答,也必须走上这样的一条路。

按照贝尔纳的科学学倡导,我们对于新闻本质的认识,也显然应该“用广泛的阐明性的叙述来作为唯一的表达方法”。在这方面,我国新闻文化学的创始人刘智较早地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他的《新

^① 参见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